

一部新家庭年代的身世之谜和爱恨情仇的故事

人往高处走，路往远处伸

春天的**本能**是花开花落

生命的本能是聚散离合

童年照亮了我们一生的曲折岁月

◎王金驰 / 景和 著

本

能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◎王金驰 / 景和 著

本

此能

I247.5
WJC2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本能 / 王金驰, 景和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7. 8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218 - 5

I. 本... II. ①王... ②景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5851 号

本 能

| | |
|-------|---|
| 作 者 | 王金驰 景 和 |
| 出 品 人 | 张四季 |
| 选题策划 | 李天卿 |
| 责任编辑 | 李天卿 周君博 |
| 出 版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 |
| 网 址 | www. shidaichina. com |
| 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开 本 | 660 × 960 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190 千字 |
| 印 张 | 12 |
| 版 次 |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18.00 元 |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生活就像一条河，快乐时，它会奔腾欢笑；安逸时，它会浅吟低唱；幸福时，它会静静诉说。但有时它也会不说话，就那样静静地流着，宛若一条失语的河，保持着沉默……

——题记

阴沉沉的天空不知有多少变幻，时而大雨倾盆，时而小雨洒落，一连十多天，把这条原本干涸裸露的河床注满了水。河水浩波荡漾，上游漂浮着的青草、树枝等杂物，不分昼夜地急速流向下游。靠近岸边的河水打着旋儿，冒出许多泡沫，稍作停留，终于耐不住寂寞，又奔腾而去。

大雨停歇了，但天空仍没有放晴的迹象。范志安吃过午饭，骑着自行车去上班，在河堤上摔了一跤。他爬起来，抖抖衣服上的泥水，看看泥泞不堪的河堤上已无法骑车，只好推起车子继续前行。一抬头，忽见前边不远处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衣服全湿，手上提个帆布提兜，站在河堤的一个斜坡处发呆。范志安并没有多想，只顾匆匆赶路。

晚上六点多钟，下班高峰期已过。阴沉的天空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，紧接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在河床上空炸响，瓢泼似的大雨随之倾泻而下。范志安身披雨衣，推着自行车沿河堤往家走，隐隐约约看见河堤缓坡处坐着一个人，并有啜泣声传来，他不禁愣住了，赶忙放下自行车走过去。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一位老太太，再仔细一瞅，这不是中午上班时见到的那个女人吗？她怎么还在这里？是跟家里人闹了矛盾，还是身为外地人遇到了难事？

“阿姨，您在这里呆一下午了吧？为什么不回家呢？”

“阿姨”这个称呼在农村听的很少，对女性不同年龄段大都以老奶奶、大娘、大婶、大嫂来称谓。范志安生长在城市，对农村的习俗不甚知晓，他习惯了用城里人的称呼。

啜泣者知道来人跟她说话，但她无法回答问话，仍低头难过。

“阿姨，天黑了，又下这么大雨，我送您回家吧。”

听说“回家”二字，她哭得更厉害了。

范志安不知原委，见老人如此悲伤，只得说：“阿姨，我送您回家，有什么为难的事到家慢慢说。”于是，他左手拎起提兜，右手去拉那个女人。

“我没有家啦！”范志安听罢又是一愣。

范志安挺为难。他不怕老人家远，多远他都能送，即便跑上大半夜也无所谓；他也不怕她走不动，他有的是力气，可以背她回家。可是，面对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他那能吃苦耐劳的长处用不上。撇下她不管，这不是他的为人。范志安心想，眼下天黑雨大，不如让她先到自己家住一宿，待把情况弄清楚再想办法吧。

“阿姨，先到我家住上一宿吧！”

“这位年轻人，你不用管我了！你走吧！”

“不行！您在这里咋办哪？”范志安的右手始终抓着她的胳膊，生怕一松手人就跑掉了。

她仍然抽泣着，时不时地瞅一眼奔涌的河水。

在范志安一再追问下，才弄清了阿姨姓祁名淑媛，是某县农村人。至于其他问题她缄口不谈。不过有一点他看出来：她想轻生！

范志安强把祁阿姨拉起来，把提兜挂在自行车把上，一手推着车子，一手扶着她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。

靠河堤下有一片棚子户，范志安的家就在那里。棚子户是清一色红砖灰瓦砌成的低矮房屋，平时既无煤气做饭，冬天也没有暖气取暖，只是保证了电力供应。

这里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庭院，以便停放自行车和堆放劈柴、煤炭等杂物。房屋与农村老式住房格局并无两样，中间一室是厨房，左右各一间居室。范志安是勤快人，在院子里单独盖了一间小厨房，免去了房间里的人也要受烟熏火燎之苦，中间那一间便改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客厅。

祁淑媛虽然遇到好心人帮助，心里仍不踏实。她想得很多：今晚在这里住一宿，明天怎么办呢？这位好心人把我领到家里去，他媳妇会怎么想？

正想着，迎面过来一个打雨伞的女人，随之传来了问话声：“志安，来亲戚啦？”

“噢……哦……徐主任，这么大雨，您去哪儿呀？”

“听说老宋家房子漏雨，我去看看。他们老俩口都上了年岁，若是漏得厉害，得想办法。哎——哪儿来的亲戚呀？”

“哦，不……噢，噢……”

大雨滂沱。徐主任见他吞吞吐吐，便没有再问。但她的心里犯起了嘀咕，走出去老远，还不时回过头来看一眼。

范志安扶着祁阿姨走进院子，把自行车往墙边一靠，急忙进到屋里。大概家里人听到了动静，里屋传来女人的问话声：“今儿咋回来这么晚呀？淋湿了吧？”

“丽芬，我接来位亲戚。”这是实在人说出的一句聪明话。因为，当着祁阿姨的面，他不好跟媳妇说领来一个找宿的。

“好啊！这大雨天……”话音刚落，从里屋走出个年轻女人，她仔细一瞅愣住了：“啊？妈！……”

赵丽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丈夫领到家里来的竟是她原先的婆婆！

赵丽芬记得，1995年元旦她和祁杨青结婚时，祁杨青以种种理由不让他母亲参加婚礼。后来才知道，是怕他妈不懂城里规矩，丢他的面子。婚后，她跟丈夫去农村看望老人，才发现婆母不但不土，而且有文化，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相貌也不俗。她原以为农村里老套套多，儿媳妇必须听婆婆使唤。哪知，婆母跟她第一次谈话就足以让她感动一生：“丽芬，进了这个门，你不光是你妈的娇女儿，也是我的娇女儿，我只当你是亲闺女。到这里，不要拘束，更不要压抑，该咋想就咋想，想咋说就咋说，愿意咋做就咋做，说错了做错了也没事，当妈的是不会计较孩子的。”

她听了婆婆的话，心里一阵感动。动身来农村前那根绷紧的神经，一下子缓解了。

事实正像婆婆说的那样。在农村的十多天里，婆婆不光跟她唠了许多农村的奇闻趣事，让她乐不可支；还变着样儿做一些可口的饭菜，有一种在亲生母亲身边的温情。

怀孕后，她常接到婆婆的来信，关心爱护的言语写了好几篇，生活起居、饮食等方方面面的注意事项都没落下。产期临近，婆婆提早从农村赶来，租了一处住房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才让她搬进去。她身

子特别懒，不愿意动弹。婆婆于是天天陪她出去逛，而且说：“勤活动活动好，生产时顺利，对大人孩子都有好处。”

临产前，婆婆领着她去了两家医院检查，连她都觉得没有必要。

两家医院检查结论一致，婆婆才放心地笑了，而且说：“这是大事儿，千万不能粗心！”

临产那天夜里，婆婆一直在医院陪护着她。妈妈怕婆婆累着，关心地说：“亲家母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在这里就行了。”

“不，我是个闲人，没别的事儿。你白天家里还有事，还是你回去休息吧。”

结果两个人谁都没有回家。婆婆还对她妈妈说：“丽芬月子里的活儿我包了，你看行不？”

“那可不行！按说你大老远地来了该休息，还是我侍候她月子。”

“嫂子，大哥天天上班，家里事挺多，够你忙的，丽芬的月子我侍候吧。”

一直到了下半夜两点多钟，孩子终于出生了。

月子里，婆婆把活儿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妈妈反而插不上手了。婆婆每天给她换着样儿做三顿软食，早晚还各吃一顿现成的，可以说样样可口。就这样还常征求她的意见：“丽芬，你想吃点啥，尽管说，我给你做！”

“不用吃五顿饭，一天三顿就行。我生她的时候，她爸爸上班，她的姥姥和奶奶都来不了，她哥哥那时还小，一天三顿饭都不应时，不也过来了！”妈妈把老黄历搬出来，“我侍候她月子可做不到你这样。”

“这不有条件嘛，我闲着又没事。”

妈妈每天都回去，晚上给爸爸做晚饭，第二天爸爸吃过早饭上班走了再过来。

夜晚，婆婆跟她睡在一个屋，夜里几次起来给孩子换尿布，还轻声唤醒她，让她给孩子喂奶。

她见婆婆手不停闲，换洗尿布、做饭，每天还要烧热水给孩子洗一次澡，心里十分过意不去：“一天吃三顿饭就行，多了我也吃不下。”

“刚生过孩子胃弱，应该少吃多餐，这样有利于身体吸收。现在

你需要加强营养，对产奶和恢复身体都有好处。”

婆婆的话有道理，她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她想尽量减轻婆婆的负担，产后第三天，她便下床找活儿做。婆婆见了立即制止说：“下地活动活动可以，干活可不行！”

妈妈刚从家里过来，听丽芬的婆婆这么说，忙插嘴说：“让她做点轻活儿，没关系。我那时候，生孩子第二天就下床了，什么活儿都得干呀！”

“嫂子，咱们那时候年轻，啥也不懂，再说，也没条件。你看你那手关节，还有我这手关节，不都是生孩子时用凉水洗尿布落下的风湿病吗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年轻时倒不觉得，现在老啦，一遇阴天下雨就关节疼，冬天更厉害！”

“可不能再让孩子遭这种罪了！”

赵丽芬一边给老人擦脸上、头上的雨水，一边问范志安：“志安，你怎么会认识妈？你去祁杨青家啦？”

“我……”范志安的嘴翕动了一下，没有说出话来。

祁淑媛如堕五里雾中。一直麻木的神经，从刚才这位好心人喊“丽芬”起，又听到丽芬叫一声“妈”，还听到了“祁杨青”三个字，她就像被一根根银针刺中穴位一样，心一下子颤抖起来。啊！站在眼前的这位女子，分明是儿媳妇赵丽芬！她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位好心男子跟丽芬是什么关系？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

“奶奶！奶奶！”赵丽芬六岁的女儿祁晓倩从里屋跑出来，一下子扑到老人怀里。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孩子还记得这个奶奶。

赵丽芬一声“妈”，把范志安整懵了。又听到“你去祁杨青家啦”，他这才对祁阿姨的身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。现在又听见晓倩“奶奶、奶奶”的叫声，他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祁阿姨是谁了。

范志安见祁阿姨一脸凄楚的表情，确实无法正面回答妻子的问话。愣了一会儿，连忙岔开话头说：“快找衣服换换吧，别感冒了！”

赵丽芬看见了丈夫的眼神，也感到话问得多余了。

晚饭本来早已准备停当，当老人在里屋换衣服的时候，赵丽芬又

走进厨房，把生姜切成碎末放到炒勺里，加了点水烧开后又加些红糖。稍煮片刻，盛到碗里端到老人面前说：“妈，趁热喝吧，驱驱寒气！”

晚饭后，范志安趁晓倩跟奶奶亲热的机会，将妻子招呼到厨房，把老人在河边要寻短见的事儿说了一遍。赵丽芬听了，惊愕万分，一身冷汗往外冒。她真的懵了：老人什么时候来城里的？难道跟那个小妖精闹翻了？被祁杨青和小妖精赶出了家门？为什么要走绝路？

晚上，赵丽芬和孩子、老人睡在一起。赵丽芬和老人唠呀唠呀，不知不觉一直唠到天亮，就这样他们也没有把话说完。

早晨，祁晓倩比往日醒得早，见奶奶坐在床边愣神儿。她叫妈妈给她穿好衣服，偎到老人身边“奶奶奶奶”地叫，问这问那不消停。祁淑媛抚摸着孩子的头，打心眼里高兴。但是不难看出，愁云仍挂在她的脸上，就像天上的阴霾，并没有散去的迹象。范志安起早就上班走了。

赵丽芬把丈夫早上买的豆浆、大果子端到院子当中的饭桌上，喊道：“妈，吃饭吧。”

晓倩闻声跑出屋，见到饭桌上的大果子，伸手抓起一根，高兴地喊起来：“奶奶快来吃大果子！”

“放下，你还没洗脸呢！”妈妈小声说。

女儿听到妈妈的批评，忙咬了两口，才把大果子扔下，跑到洗手池边洗脸去了。

虽然一夜未眠，祁淑媛的精神状态却比昨晚好多了，问晓倩会玩哪些游戏？认识多少字？

早饭后，赵丽芬一本正经地给女儿交待任务，嘱咐她跟奶奶学会三五个生字，还要听奶奶讲两个故事。这些任务与其说是给女儿布置的，倒不如说是说给奶奶听的，其用意是想让老人无暇去想那些闹心的事儿。

“晓倩，今后不送你去姥姥家了。跟奶奶在家学习，快要上学了，不能老玩！妈妈上班去，中午回来，下午我在家陪你和奶奶。”

“你放心上班吧，别耽误了工作！”祁淑媛说。

“您刚到，按说我上午都不该去！”

“为了我耽误工作，那哪成？”

“您刚来乍到，什么情况都不熟。再说，昨夜没休息好，下午睡一会儿。”

“我不累。晓倩这孩子大了，不知道的事儿我就问她。”

“妈，说心里话，您来了就好啦，这孩子没上过幼儿园，我正愁没人教她呢！只怕辛苦您了！”

“看你说的！照看孩子，教她识字，说不上辛苦。对女人来说，特别是像我这样没有事做又上了岁数的人，看孩子是个营生。”

“妈，过去的事别去想了，我和志安商量过了，往后咱们一块过日子。”

祁淑媛听了，脸上高兴，心里却不踏实。

2

秋天，范志安家庭院里的沙果树上结满了果实，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和葫芦的藤蔓，红红的沙果和牵牛花以及细腰形葫芦向人们展示着各自的活力。范家到处洋溢着幸福、和谐。

在河堤上，居民委徐淑敏主任和派出所民警方彦浩正在谈话，他们坐在河堤旁两块光滑的石头上，不时地俯视一眼范家的小院。

“自从范志安不知从哪里领回家一个‘妈’，家里就改变了模样！”徐主任疑惑不解，“小客厅里换上了大彩电，原来的黑白电视搬到里屋去了。赵丽芬手指上的白金戒指、耳朵上的金耳钉和脖颈上的金项链，都是才买的。还买了两台名牌电动自行车。”她指着河堤下的一片棚子户说，“这里的住家，一下子置办这么多高档东西的，可从来没有。”

“您了解得挺详细的。”方彦浩笑着说。

徐主任在居民委管事三十多年，头脑里老的防范意识不少，听了小方的赞扬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虽说现在社会安定了，可我这当主任的，对委里的情况也不能什么都不掌握呀！你说呢？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会不会是范志安父母遗留下的，或者是亲戚给买的？”

“不会！范志安的爹妈去世好多年了。有几家远房亲戚都不富裕，相互走动也很少。我们都是这里的老户，范志安的情况我了解。”

“也许是媳妇娘家买的？”

“也不会！赵丽芬的妈来过，我认识。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咋样。”

“在很短时间内添置这么多东西，是值得怀疑……”方彦浩沉思地说。

“听说赵丽芬离婚前她和男方租房住，没有固定工作，两个人都打工，也存不了多少钱。离婚后，男方每月给孩子 800 元抚养费，她手里并不宽绰。今年 5 月跟范志安结的婚。范志安虽然已经 29 岁，可此前一直未婚。初中毕业后没工作，靠父亲的工资生活。他母亲去世早，那时他还不懂事，长期住在姥姥家。他父亲去世时，父亲所在的一个大集体工厂接收了他，但没工作几年厂子就黄了。下岗后靠蹲马路边找些零活干。前年，由街道办事处出面，才给他在区里环保部门找了一个工作，当环卫工人。他家没有多少积蓄，就算有点存款，也舍不得一下子买那么多东西呀！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范志安……”

“不，志安是个老实人，不偷不抢，也不会歪门邪道。从小到现在没见过他占过别人的便宜，吃点亏也不在乎。这人性格好，没有跟旁人打过架，一旦和别人发生纠纷找领导评理，从来没有过激行为。我是说他这个‘妈’可能有钱，但她的来路我不清楚。”

“没去范志安家唠唠？”

“去唠了，人家闭口不谈。”

“保密？”

“一提到他们这个‘妈’，就不往下唠了，脸色还挺难看！”

“有难言之隐？”

“说不准。”

方彦浩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民警，从市警校毕业后分到了市局机关，在机关才呆了两个多月，就被下派到派出所。他刚接手这一片，是一个新片警，对管内情况不熟悉。老主任的话，让他警觉起来，出于职业习惯，他想探个究竟。他边走边琢磨，思考问题的神情令人看上去多了几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老成。

“彦浩！”

听到喊声，方彦浩抬头一看，见是初中同学、好朋友郁之钊。

“之钊，去哪儿呀？”

“采访棚户户对拆迁的意见。”

“当记者真好，愿意去哪就去哪！”

“你不也愿意去哪就去哪吗？”

“警察可没记者自由！想去的地方不一定能去，不愿去的地方还

非去不可！”

“工作性质不同嘛！”

“哎，这一片都拆迁？”

“不，据说先拆迁南半部，后拆这边，分期分批进行。”

“这一片拆了还建房？”

“对，建住宅小区。”

“这个地点不错，紧靠河边，自然环境好。不过，现在河两岸太脏，整治起来不容易。”

“我听一位市领导说，这条河要彻底疏通治理，特别是市区这一段，要把河两岸修建成花园。”

“建花园？”

“是啊！就像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一样，两岸像是花园，河里能行船。”

“嗨！到那时这里可成宝地了！”

“要不说人家开发商有眼光呢！”

“楼房建成后，住房便宜不了。”

“可能得三千多元一平方米吧！”

“拆迁户呢？”

“拆迁户仍在这里安排住房，按原建筑面积分，建筑面积不足 45 平方米的，给 45 平方米住房一套。扩大面积部分，按成本价计费。”

“这下拆迁户可沾光了！”

“哎，你来这里有啥事？”

“噢，我下派出所了，当片警，这一片是我的管区。”

“管这么大片地方，权力不小啊！”

说完，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什么‘管区’不‘管区’，笑话而已！这一片是我的服务区，工作量大着呢！”

“够你忙的！这里的治安状况如何？”

“一般吧。在这里居住的不全是原来的市民，有一些房屋租给了外来打工的，人员杂，素质低，还有一些无业者，有的情况很难摸清。这几天我天天往这里跑。”

“有好新闻别忘了告诉我哟！”

“你是‘三句话不离本行’呀！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行，忘不了，有好新闻素材我给你打电话！”

他们唠了一阵子，因为双方都有事，就匆匆分手了。

一个星期日的下午，天高气爽，晴空万里，一群白鸽在湛蓝的天空飞翔。淡黄色的阳光早已失去夏日的威力，照射在身上舒舒服服的。范志安还在班上，离下班时间还早。方彦浩又一次走进范志安家，说明来意，然后坐在庭院里和祁阿姨促膝交谈起来。祁淑媛经过几天的思考，决定这一次打破所有顾虑，面对平易近人的民警用真诚平等的方式与她交谈，没有了恐惧和丢人意识，而是有一种对国徽的信任，她彻底敞开了心扉。在她诉说的过程中，方彦浩还时常插一些提问，彼此像母子间交谈一样，没有任何避讳。赵丽芬见他们谈论问题，领着孩子离开了院子，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安静的空间。

有着坎坷经历的祁淑媛脸上沟渠纵横，虽不深，但大都依稀可见，刻录下了她五十余年的风霜雨雪。她与范志安非亲非故，与赵丽芬原本有缘，却被她那唯一的儿子无情地割断了，只有孙女祁晓倩和她有血缘关系。她一脸凄楚，缓慢地讲述着她在农村以及这次来省城的经历。

去年国庆长假，儿子祁杨青携妻子、女儿回乡下看她，在家住了一个星期。一家人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她一个人过日子时的那种孤独寂寞心情荡然无存。心想，所盼望的这一天虽然来得晚了一些，但终于还是来了。儿子一家三口，过去也曾回来过几次，但那时孙女小，没有这次的欢乐气氛。儿媳妇说：“妈，我们回来了，您休息几天吧！”

“丽芬，你们大老远地来了，家务活不用你插手！”

不论她怎么说，可儿媳妇还是争着抢着干活，不是洗衣做饭，就是打扫卫生，没有闲着的时候。可她也闲不惯，总是找些零碎活儿做。那些天，经常可以听到，不是儿媳妇“妈、妈”地叫她，就是孙女“奶奶、奶奶”地喊。相比之下，觉得儿子不咋的，“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”，处处由媳妇侍候着。一天到晚无精打采的，刚来没

三天就要回去，说工作忙，离不开。这让她看不惯。儿子待她也总是不冷不热的，过去可不是这样，她心里挺不好受。

一天，儿媳妇对她说：“妈，您岁数越来越大了，我看还是进城吧，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一旦有个头痛脑热的也好有个照应。现在两地距离这么远，我和杨青就是有孝心，这大老远的也顾不上您啊！”

儿媳妇真诚、恳切，没有虚假的成分。从她见到儿媳妇的第一面，一眼就看出面相厚道，是个老实人。今儿听此言，打心眼儿里高兴。她何尝不愿和儿孙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呢？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啊！只是儿子没有开口，她哪能贸然进城呢？她对儿子是了解的，这孩子有他的老猪腰子，从小就自私，长大以后常常我行我素，不让人管，常对她说的话不耐烦。她有时后悔自己太宠他，现在寻思起来也晚了。在儿子一家临返城时，家里来了许多人，有大人也有孩子，屋里屋外热热闹闹。丽芬对丈夫说：“妈上了年纪，明年开春后让妈收拾收拾进城吧，跟咱们在一块生活多好啊！”

“行，她愿意去就去吧。”杨青心不在焉地说。

在一旁的邻居佟大娘听了高兴地拍着巴掌说：“大妹子，你苦了大半辈子，总算熬出头了！”

“是啊！儿子和媳妇都愿意叫你去，你就去吧！在农村土里滚、泥里爬的，多苦啊！”祁大婶也笑呵呵地说。

“杨青妈，看你多有福哟！像我这没儿没女的能指望谁呀？”吴二奶奶颤巍巍地说，不知是替祁淑媛高兴还是为自己心酸，眼睛里竟流出了眼泪。

“这就叫‘有福不用忙，无福跑断肠’。人家杨青妈本来一脸福相，吴二奶奶你哪里能比得上呢？”在一旁的佟大爷说。

“俗话说‘不怕年轻苦，就怕老来贫’。杨青妈老了老了福来啦！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都羡慕你呀！”

“是呀！是呀！周大叔，你这话也是我想说的。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既有赞扬儿子和媳妇的声音，也有羡慕她的话。她听了飘飘然起来，面对大家的羡慕只知道笑，一时失去了主意。

东北农村的正月十五非常热闹，虽然天气寒冷，可秧歌队仍身着红红绿绿的秧歌服装，在村委会的几间屋子里正等待出发。他们大都

穿戴着 20 世纪 30 年代的衣帽，也有人穿少数民族装束。有的女人化装成男人，嘴上粘着翘起的小胡子；有的男人装扮成老太太，手里拿一根长长的大烟袋；还有的把脸涂抹成三花脸，打扮成一副滑稽的小丑样。秧歌还没有开始，一群顽童欢欣雀跃，他们在屋里跑进跑出，时常忘关房门，冷风袭进屋，引起大人的声声呵斥。十点多钟，门外的大鼓和大钹小钹一起响起来，还有紧跟着鼓点吹奏的唢呐，气氛热闹非凡。秧歌队员从屋里鱼贯而出，跟随着男女两个打头的人，自动分成两路扭动起来。他们的动作整齐协调，每个人都是一手拿彩绸，一手拿彩扇，随着鼓钹的节奏和唢呐的旋律摆动着。秧歌队形时而两路并行，时而左右分开；一会儿变成了四路，一会儿又交插穿行。扮老头和扮老太太的人，一边扭动一边逗趣儿；扮小丑的人洋相百出，引起观众笑声不断。打鼓的人名叫周生，是个 28 岁的小伙子，手拿鼓锤儿，使劲地击打着鼓面，相当投入，击鼓的形态多变，双锤儿敲，单锤儿敲，鼓锤儿在手中旋转着敲，忽儿又双脚交替着跃起来敲。寒冷对他没有一丝威胁，他那翻起狗皮帽耳的头上冒着热气，正从帽子的四周钻出来，一缕缕向空中升腾。

祁淑媛和佟大娘被打鼓的周生吸引住了，只顾瞅他击鼓的动作，而没注意秧歌队，听到笑声和喊“好”的声音才去看秧歌，小丑正翻跟头呢。他们看得正来劲儿，李奶奶的孙女晓平跑过来对祁淑媛说：“祁姐，我妈让我来请您，快去我家一趟吧！”

佟大娘听了笑着对祁淑媛说：“是不是她奶奶头疼，找你去给她奶奶按摩呀？”

在屯子里，祁淑媛的辈分小，老李家辈分大。实际上，李奶奶只比她大两岁。她们是多年好友，常在一起闲唠嗑。李奶奶年轻时就有头疼的毛病，祁淑媛一有空就去给她按摩，她的疼痛就会减轻些。屯东头吴大嫂也好头疼，也常找她按摩。后来，她这种按摩方法被一位老中医看到，肯定地说：“这个办法好，不光能缓解头疼，还能延年益寿。因为头皮上有神经末梢，它们距离大脑很近。轻轻按摩头皮，刺激头皮上的神经，头皮上的信息会立即反射给大脑，使思维能力增强，精力充沛，工作效率得到提高。大脑功能增强了，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就会改善，身体也就健康了。”

年轻时，一次，她在当街和几位同龄人闲唠，沈大嫂要她教按摩